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

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韩光◎著

# 招

白山出版社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

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韩光◎著

1965004

# 招

白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根 / 韩光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2. 3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ISBN 978-7-5529-0151-1

I. ①根…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9767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杨红军  
装帧设计: 王 琪  
责任校对: 戴邦新  
印 刷: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 235  
印 张: 11.25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0151-1  
定 价: 125.00元 (全五册)

##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报国从军 .....	3
第二章 入营途中 .....	11
第三章 新兵生活 .....	18
第四章 不屑采访 .....	25
第五章 “特大新闻” .....	31
第六章 暗助战友 .....	37
第七章 特殊来信 .....	46
第八章 “弄巧成拙” .....	53
第九章 “冷血”教官 .....	60
第十章 当上班长 .....	66
第十一章 小兵大谋 .....	73
第十二章 实现梦想 .....	80

第十三章	四年军校 .....	87
第十四章	立志基层 .....	95
第十五章	主力排长 .....	101
第十六章	勇担重任 .....	109
第十七章	为人揽过 .....	117
第十八章	初生牛犊 .....	125
第十九章	小家在即 .....	133
第二十章	爷爷去世 .....	140
第二十一章	对抗演练 .....	147
第二十二章	退出“蓝军” .....	154
第二十三章	特战营长 .....	159
第二十四章	新的征程 .....	166
<b>后 记</b>	<b>为圆心中梦 .....</b>	<b>171</b>

## 引子

相传老早以前，在一块状如雄鸡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片极厚极密的树林，树林里快快乐乐地生活着56只膘肥体壮的猛虎。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降霜飘雪，每天早晨猛虎们都不间断地做着一件事情——聚在一起吼上几声，吼声雄浑高亢，像滚滚的雷声，很远都感觉得到。

集体吼过之后，猛虎就出去觅食，天擦黑时带着饱餐后的闲适，慢慢地踱着方步回来，聚在一起美美地睡上一宿，第二天仍然重复昨天的事情。众兽们对这片理想的居所垂涎三尺，多次联合起来跟虎决斗，可它们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次次除损兵折将外均一无所获，再也不敢起歹心。这里一直是老虎们的天堂。

过了不知多少年，树木一个个地消失了，最终只留下一棵硕大无比的巨树，不想有一天这棵巨树的叶子也一点点地枯落下来，树枝也一个个地折落了，老虎们就用自己的血浇灌树根，血快要流尽时爬上树化作了树干，毛发就成了树叶，等最后一只老虎变成树干后，这棵树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长着56个树干，比以前更茂盛更有生机，把状如雄鸡的土地全覆盖住了。许多年过去，迁徙途中不同习俗的56户人家都看好了这块土地，就相继留了下来，取下巨树的小叶柄当房屋的柱子，小片叶子当房盖，家家户户称心如意地在这块风水宝地繁衍生息了起来。

又过了不知多少年，这56户的后人们创造了文字，每家都有了不相同的姓氏。一年的中秋节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陆姓老者提议给居住的地方起个名字，众人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的说叫老虎村，老虎曾是这

片土地的统治者，叫老虎村有气势；也有的说叫一棵树村更好，老虎虽然帮助我们的先人占领了这块土地，可最终是巨树给我们先人一个家，况且巨树身上也流淌着老虎的血液。争了一会儿没有结果，都把目光投向了陆姓老者，只见老者慢条斯理地说：“叫一棵树村好。要告诉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忘记巨树带给我们的好日子，56家人团结如一人，互相帮助拧成一股绳生活。”

不知陆家繁衍生息了多少辈，时光流淌到1931年，户主名叫陆安生，那一年他年近40，21岁的儿子陆长生也结婚快一年了，一家其乐融融地过着小康般的日子。不想这年突发了“九一八事变”。这个坏消息是张学良的部下吕正操派人征兵时带来的。陆安生听说征兵是为消灭侵略者的，第一个就给儿子报了名，老伴阻拦：“陆家几代单传，子弹不长眼睛，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陆安生瞪起了眼睛：“你真是个妇道人家，国难当头只有拿起武器把敌人赶走，我陆安生才安生，咱长生才长生，就是有个闪失，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况且咱儿媳怀孕都九个月了，瞅她那满脸的斑点和走路的架势，肯定能给咱生个孙子，怕啥！就是生个孙女也没啥，长大了也让她从军，古代不有花木兰和杨门女将吗？”

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陆长生当兵走了，在吕正操的军队由一名列兵一直干到营长，率部在河北与日本鬼子的一次激战中光荣牺牲。陆长生参军走后一个月，他媳妇果然生个儿子，陆安生给孙子起名叫陆抗生。陆长生牺牲那年，15岁的儿子陆抗生擦干了眼泪星夜兼程找到了父亲生前所在部队又成了一名战士。在抗美援朝中不幸受伤，却从不居功自傲，一直过着一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儿子陆平长大后，又送去当兵，陆平和爱人牺牲在边境反击战场。陆抗生把对儿子的思念都用在了孙子陆伟身上，陆伟高中毕业又送到了部队……

## 第一章 报国从军

1987年11月20日这天,一棵树村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

家家户户吃过早饭,纷纷锁上家门,不是去村东头老陆家,就是去村西头老刘家。这不刚从老刘家出来一脸欢喜的村主任又急忙赶去老陆家。对于一棵树村来说,一年有两个人当兵这还是第一次,况且这两个后生都是高中生,镇领导对一棵树村征兵工作相当满意,还让村主任介绍了经验,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村主任刚进陆家就见陆抗生老人左手拄着拐在门口与几个邻居说着话,就小跑着过去拉着老人的手一脸恭敬地说:“爷爷,陆伟当兵走了,你有啥事随时吩咐!”

别看陆抗生老人年纪都快60了,左腿还有残疾,身板儿却十分硬朗,声音洪亮地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行,谁都不用!”邻居也说:“这事就不用组织出面了,这点眼力见儿我们都有。”

“陆伟呢?”村主任问。

“一大早说是出去办点事,到现在也没回来,不知道野哪去了。”爷爷有些不满地说。

陆家只有两口人。爷爷陆抗生赴朝参战,在第四次战役中,左腿被美军的炮弹炸残了,伤好后就拖着残腿回到了村子,村里人只知道他在部队当副连长,立过战功,但他对自己的事却只字不提,问急眼时就不耐烦地说:“保家卫国,人人有责。我的那点事,跟牺牲的战友比小去了,不值得提。”若再问:“领导不是让你留在市里吗,咋不在城里享福啊?”他更不耐烦了:“我没多少文化,人又残了,在市里还不成了吃闲饭的吗?”远近学校请他讲传统,也从不提自己的事儿。但村民



从上面干部对他的关心上还是觉察他是个英雄，要不组织怎么给他盖房子，帮他娶媳妇？

儿子陆平长到18岁时，也就是1968年秋天，被陆抗生送去当了兵。陆平不愧是陆抗生的儿子，一门心思地工作，第二年就提干了，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时，他已经是老虎团团参谋长了。一次带着部队穿插时，与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不幸中弹牺牲。他的爱人、军医艾敏半个月后也在护送伤员的途中牺牲了，当时陆伟才9岁。部队和地方政府分别送来了抚恤金、慰问品和儿子儿媳的遗物，老伴哭得死去活来，陆抗生却掉起脸损道：“儿子儿媳是保卫祖国死的，咱们高兴才是，他们也留下了根，小伟长得虎头虎脑的，多好。”

“老人家，你是英雄的父亲，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全力满足的。”部队和地方政府来的人都这样说。

陆抗生想都没想：“日子越过越好，我啥要求也没有，就是想要一身军装。”当听到陆抗生只这点要求，部队干部提醒说：“老人家好好想想，有什么要求想好了可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想法帮助你。”陆抗生还是很干脆地回答道：“儿子儿媳为国捐躯是他们的光荣，我家向组织提要求是给他们抹黑。”陆抗生收拾出一个箱子，把儿子儿媳的遗物像放易碎的宝贝那样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他们牺牲的忌日再小心地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军装送来后，每逢“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这三天，陆抗生总要穿一天，穿过都要洗得干干净净，板板正正地放好。

奶奶把对儿子儿媳的思念都用在了孙子身上，衔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吓着，整天都像个碎嘴婆一样叮嘱这叮嘱那。为这老两口经常拌嘴，每当老伴唠唠叨叨地嘱咐孙子或帮助孙子做什么时，老头就吹胡子瞪眼睛：“小小子，就应该闯荡些，这也不让干，那也不放心，还不跟早先头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似的，这对孙子将来有什么好处。”

陆伟长得水灵灵的，有奶奶做保护伞，也就不怎么愿意吃苦，再稍大点，得知父母的事情更有了层优越感，每当感到爷爷对他的要求有些苛刻，也小声地顶嘴：“谁家的父母不疼孩子，你还是爷爷呢，怎么对我一点也不疼爱。”爷爷听了这话，有时也不再说什么了。但爷爷不说只是暂时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翻旧账。

从陆伟懂事起，“老脑筋”的爷爷就想用自己的模子仿制出一个自己，一言一行都对他进行严格的规范。小时候，迫于爷爷的“淫威”，对爷爷是言听计从，可稍大特别是念了中学后，陆伟爱与爷爷唱反调了。爷爷再给他讲战斗故事时，陆伟浑身不自在：“爷爷，你说的都是你战友如何如何，你干了些什么呀，他们那么伟大怎么没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呀，到老了你怎么还是个‘白丁’呀！”

“‘白丁’咋了？‘白丁’也光荣！”

陆伟料定爷爷准说这话，没等爷爷开口替爷爷说了。爷爷就不再言语，干瞪眼，没拈的了。

虽然爷爷暂时不吱声了，但一觉得陆伟做事没对自己的心思，便又唠叨个没完。

陆伟的奶奶去世后，家里只剩下爷孙俩了，矛盾比以前却多了起来，最激烈的一次是去年冬天临近年关那次。那天天空飘着小雪，快到中午时县委书记来了：“老前辈，给您拜个早年。”“你这时工作那么忙，大老远看我干什么？”“这话让您说的，您是革命的老前辈，不看您就是忘本，这还是来晚了呢！”县委书记与陆爷爷唠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说：“陆伟明年高中就毕业了，他是烈士子女，如果考不上大学，县里一定给安排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爷爷瞅了孙子一眼，正碰上陆伟热切期盼的目光，仿佛在说：“爷爷，你赶紧跟书记说，希望给我安排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爷爷却不理他的茬儿，一本正经地说：“他那半吊子成绩，考大学没啥大希望，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知识也不够用，也是领导的一个负担，关键是还有一条，让他奶奶惯的身上缺少血性，等我闭了眼没人管，指不定生活成啥样呢！这事县里就别管了，我自有主意。”

“还送他当兵去？”县委书记仿佛揣摩到了爷爷心思。

爷爷嘿嘿地笑，没有接话茬儿。

送走了县委书记，陆伟气得鼓鼓的：“爷爷，人家都是胳膊肘往里拐，你咋往外拐？”

爷爷明知故问：“咋往外拐了？”

“这样的好事上哪找去？我就算考不上大学，县里不答应给安排一个好工作吗？你的‘小九九’我知道，不就是想着让我当兵吗？我偏

不，我要考上大学给你看看。”

“你要考上大学，我还巴不得欢迎呢！要是有志气真给我考上大学试试。但有一点你得记住，要是考不上，绝不能要组织照顾，那就得听我的，你敢不敢立‘军令状’？”

“一言为定！”陆伟赌气说完，就立马找出书本学习起来。陆伟一点也不笨，在班里处在上中游的水平，只是以前太贪玩儿，加上乡里中学的师资力量不太高，尽管一直努力到高考前，终因基础不太好名落孙山。

发榜那天陆伟很是失落，爷爷却显出意料之中的样子：“怎样，话被我说中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要是以前就用心，哪会有现在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了，不吃一堑不长一智，以后再做什么事，都不要三心二意，特别是到部队要想有发展更应该认真！”

听爷爷说当兵的事，陆伟就烦得不行：“咱家当兵的还少吗？三位亲人都牺牲在了战场，你又成了这个样子，在地方工作不也是为国家出力吗？咋非走从军这条道？我想再复读一年，老师都说了，就凭我的成绩明年准能考上。”

“男子汉吐口吐沫就是钉，都立了‘军令状’，说话可不能反悔呀。你明年就算是能考上个大学，也绝不是个好大学，不如带上书本当兵去，有空看看书，兴许提个干或考上军校什么的，肯定比我们都有出息。”

“我压根儿也没想要考一流大学，反正都是大学能考上就是咱陆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光宗耀祖的事，你不高兴？再说了方方面面的人才都需要，要不国家为什么办那么多所大学？照你这么说，只办几个一流的大学得了呗？”

“那是国家领导人考虑的事，用不着我操心，对咱家来说，考不上一流大学就是耻辱，我不想让你扛着耻辱的牌子。当兵对咱家来说才是光宗耀祖事儿。”

陆伟突然觉得爷爷不但太顽固了，还拿不是当理说，他就认准当兵这一门儿了，跟他说什么也白扯，就不再吱声了。不想爷爷得寸进尺：“你得听爷爷的话，爷爷不会哄你的，你要是去当兵，把身上的不足改改，说不准能有大发展。”见孙子不吭气，爷爷又补充了一句：“我这

也是为你好啊。”

陆伟气得一连两天都没与爷爷怎么说话。第三天早饭后他正在屋里发呆时，同班同学刘赢就急火火地来找陆伟：“你还想复读吗？”

陆伟忿忿地看着爷爷，狠歹歹地说：“有人不高兴！”

刘赢眉开眼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俩想到一块去了。”

“跟你想到一块去了？你想干什么？”

“当兵去呀！”

“你要当兵去？！”陆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惊地问：“你爸同意吗？”

“不同意说服呗，他得为我的前程着想呀。”

“你看看，人家刘赢这孩子多明白事理，参军报国，是男子汉一个最好的选择！”爷爷像是找到了同盟军，欢喜地笑了。

陆伟没有理爷爷的茬儿，仍不解地问：“你就是不考大学，在家也前程似锦呀，当兵有什么好前程？”

“这你就不懂了。”刘赢显得玄机无限的样子。

“快说，卖什么关子。”

看陆伟着急的样子，刘赢才说：“大学漏子当兵去的，只要好好干，百分之百地都能考上军校。毕业就是军官，你说不比我接父亲的班儿当小老板儿强？”

“真的？”

“你别跟我装糊涂了，咱们学校男同学毕业当兵的，哪个没考上军校？咱俩学习都不差，不是吹只要能当上兵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军官的行列里去了。”

“我说什么来着，当兵是好吧！”爷爷见缝插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陆伟想了想，如果说当兵是被爷爷逼得没有选择的说的话，刘赢透露出的信息倒让他心里多少有些缝隙，在部队念军校，也算曲线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到底去当兵不？”

“去不去都得去，我爷爷定的事谁敢推翻？”

“这才是我孙子！”爷爷眉开眼笑。

在以后的几天里，爷爷对陆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常没话找话地同他唠一会儿。从做人到做事，从如何当好一名列兵到怎样才当好干部……反正说了不老少，陆伟多半没记住啥。爷爷每说完一件事总要问一声：“听懂了？记住了？”陆伟就连连点头：“听懂了，记住了。”

尽管不乐意，陆伟还是乖乖地报名参军了。陆伟参军在当地成了一条重大新闻，县委书记特意赶来：“老前辈，您老这么大了，不要组织照顾我们听你的，就这么个孙子，留在身边吧？”

“是我重要，还是保卫国家重要？”

“现在不是和平时期吗？”

“你这个县委书记可有问题呀，谁知道什么时候打仗，你又不是‘神仙’。”

县委书记笑了：“老前辈，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照顾您。”

“如果要组织照顾，就证明我是没用了，那样我会伤心的，你们不让我伤心，就不要照顾我。”

正当爷爷跟村主任唠嗑时，陆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跑了大半天了，干什么去了？”爷爷话语里透着不满。

陆伟什么也没说，神秘地把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交到爷爷的手中，爷爷捏捏脸上露出了笑容。这纸包里装的是啥？现在不能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肯定会交代的。

“陆伟，我儿子和你一起去当兵，到部队可要相互帮助啊。”这时刘赢的父亲刘宝财和儿子刘赢来了。

刘宝财有个绰号叫“大能人”，十里八村提起刘宝财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要是提“大能人”，没有一个不晓得的。他的头脑相当活泛，同样是农民，却是致富的“领头羊”。改革开放初期，上银行贷款可不像现在这么麻烦，上级可着劲鼓励贷款，可就是没有人敢贷，“大能人”不但贷了，一贷就是50万元，这事当时成了全镇的一个特大新闻，这对刚刚有些富裕的农民来说，这50万元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将来可怎么还呀，村里人都在为他捏一把汗。

正当人们替“大能人”盘算着怎么花时，“大能人”从县城里开

来了两台拖拉机，自己承包了镇砖场，放了一通鞭炮，就红红火火地开工了，烧的砖火候掌握得好，结实，两砖一碰钢钢响。当时家家都压牲口棚子、盖仓房，再富点的就盖砖房，砖是供不应求，要买得提前打招呼，钱是花花地往“大能人”的腰包里流。

砖用得快饱和时，“大能人”却洗手不干了，用不菲的价格把砖场盘了出去，正当村民猜想着他下步干什么时，他又率先盖起了一栋塑料大棚，种起了蔬菜，蔬菜又成了“抢手货”。反正这么说吧，干什么他都占先，头脑里装的都是来钱的道，到1987年秋天时，有人说他有百万元了，也有人说说说也有三百万元，到底有多少，只有“大能人”自己知道。

“大能人”倒不指望刘赢考大学，当然了考上更好，考不上就让他接自己的班，再过两三年给儿子说个媳妇好抱孙子。不想儿子有自己的打算，他倒挺开通，当兵闯荡闯荡也好，就同意了。

“那是，那是。我孙子和你儿子是咱村的代表，到部队一定相互帮助，要成为咱村的骄傲。”

“爷爷说得对，他们可要为咱村争光，最好都成为军官。”村主任也随声说道。

“是。”刘赢还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村子离镇有4公里，下午2点村里用大马车把陆伟和刘赢送到了镇里。同车去的有村主任、“大能人”，还有陆爷爷。本来没打算让陆爷爷去，但陆爷爷老早就坐上了车：“孙子当兵，当爷爷的就该去壮行。”

镇上的小火车站挤满了新兵和送行的亲人，马车只得远远地停在了路边。陆伟正要下车，爷爷再次拽了拽陆伟的衣角低声地说：“到部队千万别想家，部队比家还好，一定要争取早日入党。”“知道，知道。我的耳朵都被磨出趺子了。”陆爷爷不放心，还想说什么，但陆伟早跑到几个认识的新兵堆里去了。

陆伟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想闭目养会儿神，就听见爷爷啪啪地拍着车窗声，心想车轱辘话说的能装一火车了，咋还没完没了啊，就装着

没听见，一动不动地待着。

刘赢捅捅陆伟：“你爷爷叫你呢！”

“少管闲事，关你屁事儿。”陆伟恶狠狠地剜了刘赢一眼：“我不聋。”

“好好干，干出个人模狗样的。你要是当逃兵，当心我打断你的腿。”尽管不见孙子回头，爷爷还是喊道。

陆伟不用看爷爷，完全想象得出爷爷气急败坏的样子，心里美滋滋的：“‘老狱警’，我‘越狱’了，想管也鞭长莫及了。”

“老狱警”是陆伟给爷爷起的绰号，对这个绰号，陆伟感到非常贴切，甚至认为这绝对是天才的创意。

列车渐渐地开动了，陆伟才偷偷地瞄了眼爷爷，见爷爷拄着拐杖笔直地站在那里，右手庄严地敬着军礼，冷风撩起了早就泛白的旧军装，陆伟的心里霎时涌起一股异样的滋味，不由自主地挥了挥手。

爷爷的右手一直没有放下来，直到陆伟看不见……

## 第二章 入营途中

一群农村来的新兵集中坐在一个车厢里，个个都显得非常兴奋，一时间说笑声打闹声连成了一片。这里面最活跃的要数刘赢，跟这个打声招呼，跟那个说几句话，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要唠一会儿：“咱们是老乡，一个车皮来的战友最亲，有什么事可要互相照应一起进步。”

又过了好一会儿，大家伙该说的都说了，想表达的也表达得差不多了，车厢里才安静下来。有的打开提包吃起了带来的东西。刘赢吃了几粒花生，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走了。

陆伟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虽然他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在一起，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眼睛一直望着窗外，看着一个小站一个小站地被甩在了身后，直到数到第21个站点的时候，天完全黑了。他吃的东西没有像战友们带得那么多，爷爷给他煮了十个鸡蛋，本想一个都不带，但拗不过，好说歹说带了5个，这工夫一点都没胃口，就闭目养神。另外还带着一堆爷爷帮他整理好的高中课本。

“各位旅客”，这时从广播里传出了刘赢的声音：“你们辛苦了，这次和你们一起旅行的还有刚穿上军装的新兵。新兵战友们参军保卫祖国实现人生崇高的理想，是无上光荣的，希望咱们共同努力，早日立功，把喜报邮回家，为家乡争光，要想实现这个梦想，一定要从小事做起，要注意环境卫生，爱护公共物品，保持车厢内整洁，给旅客和列车乘务人员留下良好的印象。同时，为了有个干净整洁的环境，我们将组成新兵服务队，挨个车厢送水打扫卫生，想喝水的旅客请把杯子准备好，如果打扫卫生时给您带来不便，请您谅解。”



笑容无遮拦地绽放在了陆伟的脸上：这小子随他爹，真会表现！

如果说陆伟对当兵思想准备有些不足的话，刘赢确实是经过了一番精心准备的，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就跟两个退伍兵“取经”，那两个退伍兵在他父亲手下打工，他父亲对这两个人不错，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怎样走“捷径”都告诉了刘赢：部队不喜欢蔫了巴唧的，要有股闯劲，不管行不行，都要试吧试吧，特别是要想得比别人远，更要有眼力见儿，表现得比别人巧，这样才受重视；吃饭时，第一碗盛半下，吃完再盛满满一碗，这样就能吃得饱；吃菜先吃桌中央，吃完中央扫四方；打汤要轻捞慢起、勺子沉底，这样才能捞到干货。刘赢一一地记在了心里，经过一阵揣摩，又有了新的认识。刘赢还在他们的帮助下制订了自己成长“计划”。

这不，刘赢见大家吃东西时不管不顾，瓜籽皮随便扔，就有了主意，于是找到了列车长，说了自己的打算，列车长当然高兴，直夸他有出息。

“送水来了，新兵战友把杯子准备好。”刘赢推着送水车走了过来。

“陆伟要水不？”

“不喝。”

“新兵战友把水杯准备好，喝水了。”刘赢又推着车走了。

“各位旅客：我是本次列车的广播员，刚才一个叫刘赢的新战士，代表新兵战友表了决心，又替我们乘务员打扫卫生、为旅客送水，我代表全体列车工作人员祝愿新兵们在部队大熔炉里早日锻造成好钢。”

“想什么呢？”接兵干部、老虎团大功五连副连长康彪轻轻地拍拍陆伟，挨着他坐了下来。

康彪在走访新兵家时，去过陆伟家。陆伟一看他长得五大三粗的，心里就不怎么乐意接触，倒是爷爷与他一见如故，越唠越投机。

“不想什么。”

“你出生的家庭很好，自身也不错，来部队肯定差不了，不能让你爷爷失望呀。”

这人咋跟爷爷一个腔调呢，陆伟就不说话了。康彪干坐了一会儿又走了。